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七回 坎藏水火生紅燄 土合陰陽滅白波

平空飛下白絲一縷，正正的將金背蝦蟆與台上的木板直穿個透。太孛夫人亟看時，一聲響，木板分開一線，那白絲卷著蝦蟆飛過去了，真如紫電一掣，回眸不及。卻就是月君劍九，其神通越大了。那青白二炁收束起來，無異絲縷之細。舒展時，白炁就似銀漢，青炁就似碧霞。盤旋激射，何止百丈。太孛夫人也識得是劍炁，心中暗驚：「前日壞我扶桑杖，是股青炁，而今又是白炁，難道他有兩把神劍？倘或竟飛到我頂門上，將何以御？我在這裡暗算他，不要倒中了他的暗算。」遂將一頂素霓傘蓋住全身，兩面玉葉旗遮護左右兩台，就是天雷也不怕劈下的。還有兩件法寶：一名水精珠，珠中有一紅竅，竅中蘊著烈火，射將出來，渾如一條火蛇，其燄直飛百步之外，著人肌膚，便成灰燼。若使神仙沾了此火，即不能騰那變化。體是水精，而其用返在於火。一名赤瑛管，原是辰砂結成，其色正赤，故以玉瑛為比。管端亦有一紅竅，內中卻含著水銀，其體止長數寸，光滑無比。硃砂為水銀之母，水銀乃硃砂之子，母子相生，是開天闢地產成的奇物。他的水銀射將出來，與珠瀑無異，人若沾染一星，即時骨軟筋酥，身體俱化。縱是大羅天仙，一污了身，那頂上三花、胸中五炁，也就消散。其體是火，而其用卻在乎水。一是水中有火，陰中陽也；一是火中有水，陽中陰也。此二寶互相制而復相濟，唯水精珠中之陽方能濟赤瑛管中之陰，亦唯赤瑛管中之水方能制水精珠中之火，更無別物可以降得此二物的。太孛夫人隨喚左右男男女女弟子吩咐道：「我錯看輕了這潑婢子，倒把水蠅、金蝦蟆喪了性命。我今用著我至寶，他必然逃走，汝等可都化作仙鶴飛趕前去，就像銜金棟的一般，把這三個盡行啄來，休得放走！」隨向懷內取出那顆水精珠，托在掌中，說了句「如意吐火」，只見珠心裡躍躍欲動，噴出一道火光來，猶如電線，直射過去，飛作百道燄光，無異列炬，將月君煙霞所化之台登時燒散。曼師亟向坎宮呼口氣，化為驟雨，翻江的潑下，不但不能熄他，返覺火勢越越大了。鮑師亟呼兌宮少女風來以返其火，不意那火竟撲到身上，空中四隻白鶴遂舒爪來攫，鮑師見勢頭不好，即化道金光而逝。

月君與曼師被火四面裹住，無法可破，亦只得化道清風，直凌霄漢，趕上鮑師去了。直至涿州清涼台上，方才劍了原形。回望時，太孛夫人正在那邊回收火燄，招回仙鶴哩。

曼師笑道：「你看老鮑這件八卦仙衣，燒去了一半，再走遲些，尊軀也剩半個。」鮑師發嗔道：「你的烈火袈裟原是大士的，所以火不能燒。俗語云：借人衣，不可披。可不羞也吒。」

曼師大笑道：「不好了，帝師所穿的開關朝衣也是天孫的，可不羞也吒？」月君道：「曼師以五十步笑百步，怎得人心服？我有龍女所獻的冰綃，是入水不濡、入火不燃的，為師太太另制件八卦衣罷。」曼師道：「倒不如火浣布的，燒了之後，仍然不損，倒比道長的仙衣還好些。」鮑師乃換了件六銖無縫天衣，向曼師道：「你自恃有這件大士袈裟，可只在火裡過活，怎的也走了？還敢笑別人呢。」曼師道：「賭著，我與汝大家不走如何？」月君道：「不用戲言，從來水能剋火，一定之理。怎麼曼師下這大雨，像個火上添油的？」鮑師道：「若下滅了這火，他的嘴敢是誇個無量無邊。」曼師拍著手道：「回風返火自燒身，罷罷，我且不说，看你說出甚來。」鮑師笑道：「蠢老尼，你那裡知道，那兩能滅火，風能返火，總是人間之凡火。即如花炮內之火，所籍者不過藥力，雨就不能滅，風亦不能返，何況法寶內之火，又為道術煉成的。」月君道：「還有一喻，人身五性之火延燒起來，縱使日飲涼水，而其火愈熾；日搦涼風，而其熱愈燥。」

曼師道：「都說得好，且請問怎的治他？」月君道：「你看他珠是水精，而蘊含著火，乃水中之火也，必得火中之水，方可制之。」鮑師道：「誠然，然不可得。我有從治之法，須要得曼師走一遭。」月君恐曼師作難，即忙應聲道：「但請明教，我自會求曼師。」鮑師道：「須得旃檀香木，方能制滅此火。」曼師說：「好誑語！問爾出在何典？」鮑師笑道：「野哉，尼也！『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』五行之道，除金生水、土生金之外，如水能生木，而亦能腐木；火能生土，而亦能槁木；木能生火，而亦能滅火。要知木得火而通明，究竟火附木而俱滅；天下有木既成灰而火不熄者乎？」曼師道：「就算做是，是何必用旃檀香木？」

鮑師道：「燧人氏鑽木，冬取槐檀之火。則知檀為陽木，與陰火適相契合。然此非凡火，若以凡木當之，一燎成灰，而火又延別物。唯旃檀為仙家之木，內胎神火，屬陽。以火引火，同氣相求，謂之從治。從治者，從其性而治之；能治即能制也。而且檀木之性至堅至剛，竭火力以燔之，方得焦枯。此之陽火滅，而彼之陰火亦滅，同歸於盡矣。」月君鼓掌曰：「善哉！列子以傳薪謂火不滅，師以附木謂火亦滅，各有至理。少不得要煩請曼師到西乾竺去伐枝檀木的。」曼師道：「不必天竺，我剎魔甥女就有旃檀香林，取枝來打什麼緊！倘若滅不得火時，把這個道姑頭髮燒起來，兀的不是燎毛？」鮑師笑道：「你且小心著，我做首詩來送你：坎坎伐檀兮，負之肩之上兮。不慌不忙，胡瞻爾有此秀賊兮。」

尚未吟完，月君大笑，曼師忽不見了。

未幾，從空擲下一株旃檀香樹，曼師卻在樹內鑽將出來。

鮑師笑道：「多因是拿賊躲在裡面的。」曼師道：「且不與你鬥嘴。」遂一齊飛向前去，仍舊結下層台。曼師大罵：「潑賤人，快把你那話兒放出火來！」太孛夫人自想這件東西除了赤瑛管，更沒有甚破的，就將珠來一灑，噴過去時，竟似條火龍，盤旋抽掣，好生利害。那時旃檀香樹早已植在台中，火燄旋繞在樹間，「嘩嘩剝剝」，片時燒為黑炭，火氣全消，燄光盡滅，月君大喜。曼師又大罵：「怪妖婦，你還有甚話兒，再放些水出來罷！」

太孛夫人正為水精珠內火熄枯槁恨之極，忽又聽得罵出這些話來，卻像人知道他有赤瑛管的，沉吟了一會，自忖：「此二寶天生配合，互相制伏的，今珠內之火竟為木降，難道管內之水也有別物可以收得麼？到此地位，不由他不顯出來。」就將赤瑛管握在纖纖玉手，叫聲「如意兒」，早見管眼內湧出一縷素練，長有丈許，散作噴筒相似。有詞為證：

初看若千百顆珠璣錯落，再看若數百道晶玉輝煌。颯沓疑聞劍戟聲，慘於鋒刃；拉雜似含火爆氣，毒勝硝磺。漫饒你皓月中，逞其伎倆；可惡他太陽之下，顯此精神。

曼師笑道：「真個放出水來了。」說猶未畢，早把層台打滅。

鮑師大叫：「大叫，沾不得身的！」即遁形去了。曼尼就倒栽蔥撞入地下，月君卻飛上太清。看那水時，也竟向空中射將上來。

正有許多白鶴，輪翅舞爪，要在那裡攫人，返灑著好些，紛紛墜下。原來都是人變的，頃刻肌膚腐爛。月君太息道：「好狠毒也！」即飛向清涼台。

鮑師已在台上，曼師卻從台底下鑽將出來，鮑師拍手大笑不已。曼師道：「敢是風了！」鮑師道：「好袈裟，好袈裟！好端端打了個洞兒，險些兒在光頭上也打個小小的洞兒。請問你像怎麼樣？」曼師亟脫袈裟看時，肩上打了一孔，惱得三昧火從眼光射出，發作道：「若有有毛的腦蓋上打個窟窿，請問你像什麼樣？」鮑師道：「好，好！連帝師總罵在裡面。潑怪打壞了你袈裟，不能去報仇，返在家裡使威風哩。」月君道：「我知曼師顧不得多少。」曼師道：「真顧不得？我如今只把這潑賤婦扇做飛灰便了！」吐出蒲葵扇，一手擎著，騰身而去。

月君與鮑師隨後也趕上。

那時太孛地人因反害了自己徒弟，咬牙切齒道：「這三個潑貨不要慌，拿住了時，只叫他吃些赤瑛管的水，變做掩攢臭蟲，方泄得我的忿！任你騰那變化，也逃不得我天羅地網！且給他迅雷不及掩耳。」隨後握赤瑛管似待。恰好月君等正來了，那管中的水劈面就射，曼師如飛就搗扇。不才扇猶可，好似虞山的拂水，被風一捲，翻起半空，從上灑下。正要躲時，孛夫人早擲起素霓傘，罩個正著。月君、曼師趁勢坐入地下去了，單單把鮑師罩住。勃夫人忙叫兩個徒弟各執玉葉旗護在四面，自己將赤瑛管的眼兒對著

傘的合口處，然後微微揭開，「轂轆」一聲，滾下上滴溜圓的火珠來，好像水精珠一般樣的，只在台上亂滾。

李夫人一手去抓時，直跳將起來：卻是寸許長的一位鮑仙師，拱手道：「請了！」即借木遁而去。逕到清涼台。只聽得曼尼說道：「老鮑被他著手了，怎處，怎處？」鮑師現身笑道：「好扇子！他每害熱，叫你打扇去。」曼師道：「有得你說。我這扇子才扇海乾，才扇山山裂，正不知是什麼水，倒才扇將起來。」月君道：「李長吉詩云：石人清淚如鉛水。好像鉛水。」

曼師道：「不要真是他話兒裡面的水？」鮑師捧腹大笑道：「這都是你光頭去弄出來的。」月君亦忍不住笑了一回，問鮑師道：「前日師太太治水中的火有從治之法，今這火中之水也可以從治得麼？」鮑師應道：「有正治，即有從治。」曼師冷笑道：「這從治之法，不過出在醫書上，調相火藏於肝木，所以木之性與火同生，而火之性與木同死。蓋相生而相死者。如今金能生水，你把黃金去治他水罷！」鮑師道：「醫書出自軒皇，具有五行玄微至理。即如從治之法，有寒因寒用，熱因熱用；通因通用，塞因塞用。正治之中，又有從治；從治之中，亦有正治。若執一而論，就是不通的庸醫了。將爾比他，差也不多。」曼師發躁道：「你這番夫喋喋利口，而今正治是土剋水，你可能把黃土來治他的水麼？」鮑師道：「誠然，后土夫人必能制之。」曼師拍手道：「正治從治，與你不相干一點兒，要卸下擔子給人了。」月君道：「雖然，師太太之說良是。」曼師道：「帝師也說是，可寫角移文，夾個名帖，即著鮑老去請來，看是怎說。」

鮑師道：「后土夫人是地祇之主，帝師是太陰之主，怎的學著俗吏用起移文來？」月君道：「我在嵩岳會過夫人，理當親去郭請，不可草草。」鮑師道：「也不消得。后土夫人之精靈無往不有，無處不然，但須志心皈命，默誦寶號三聲，自然駕臨。」

月君隨三稽首，三誦后土寶誥。早見五色祥雲遍繞清涼台四面，后土夫人已至，只有侍女四人導駕，各提小錦囊二枚。

月君等恭迎施禮，略敘寒暄。月君又載拜道：「誠以夫人為地祇萬靈之主，不揣冒昧，敢祈聖力，收伏水孽。」后土夫人答拜道：「適已知之。第嫌彼有扶桑杖一枝，恐覺費手。」曼師道：「是，是，是扶桑木，已被帝師劈開了。」遂令取來看時，果是此杖。后土夫人道：「彼下界之後，其同類都來講授道法，如羅星授他赤瑛管，計星授他水精珠，炁星送他素霓傘一柄、玉葉旗兩面。因所畏者唯寡人，群星又取扶桑木一節贈之，他就自恃無敵。今日應是敗亡時候了！」隨取侍女錦囊來，探了二枚土丸在手，向月君道：「這丸是艮土之精，收他水的；這丸是離土之精，收他本身的。」曼師卒然問道：「若扶桑木仍在他手中，夫人何以致之？」后土夫人道：「制扶桑者，是月宮娑羅樹。故此說略費手些。」月君大喜，便稽首請夫人駕行。

夫人答道：「彼見了寡君，就要遠遁。帝師請往，我就在此收他。」於是月君與鮑、曼二師仍飛向舊處。

太孛夫人早已手握法寶，一股白漿水如弩箭離弦，激射將來。這邊快，那邊又快，一土丸從空墜下，化作一座土山，把這股水壓在裡面，四旁濺起好些水銀珠兒，盡鑽入沙土之內，不留一滴。孛夫人大駭。不知空中又掉下一土丸，端端正正的在頂上，也化作一座土山，把孛夫人壓住，骨軟筋酥，動彈不得。曼師隨舉扇子，向東西兩台上輕輕一搖，可憐那些白鶴弟子，正如游絲沒影，野馬無蹤。不知孛星何日歸天去，豈料鬼母今朝下界來。試看下回分解。